

沈琦华

老同学从伦敦回上海，一切安定后，打电话给我，让我陪他四处逛逛。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云南南路美食街。他忽然发现了白斩鸡、生煎包、盐水鸭、涮羊肉、排骨年糕等一众美食，眼睛一亮，开心得声音都变了。这是我们小时候餐桌上的极品。老同学十五岁离家，湖海漂泊，长时间过着英国土豆炸鱼清淡日子，此情此景，不禁感叹，英国佬不思进取，但求果腹，长此以往，恐怕伦敦餐饮业前景堪虞。

云南南路，南起人民路、寿宁路交汇处，北迄延安东路。1865年筑路，曾名八仙桥街、八里桥路、永平路，1945年改为今名。云南南路作为美食街还真是有些历史了。它初创于1991年第一届黄浦旅游节筹办之际，1998年正式命名为“云南南路美食街”。云南南路美食街上，集聚了创办于1891年的洪长兴、成立于1897年的德大西菜社、创建于1936年的燕云楼，以及小绍兴、鲜得来、小金陵、大壶春、成昌圆子店等老字号餐饮品牌。

老同学心心念念的是小绍兴的白斩鸡。小绍兴在上海滩赫赫有名，1946年由绍兴人章润牛、章如花兄妹俩创立，其最早就是在云南南路61号茶楼底下的弄堂口，用二条长凳、三块铺板摆了个摊头。走进小绍兴，你可以看到众多海派大家的书画作品。厨艺与六艺自然是唇齿渊源。画家吴青霞用她那支漂亮的健笔，勾勒出十几种名种三黄鸡，“鸡立鹤群”，雅趣十足。画赛程十发视吃白斩鸡为大事，其笔下的“小绍兴”三字风情旖旎，引人遐思。

其实，美食既是文化的联想，更是联想的文化。汪曾祺先生写《故乡的食物》，写炒米，写端午的鸭蛋，写咸菜茨菇汤，一到下雪天，他们家就喝咸菜汤。久居北京的汪曾祺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很想家乡的雪。人老了爱怀旧，记忆美化了童年，更美化了童年的千般滋味。最近有消息说，云南南路美食街即将面临拆迁，老同学很是着急，对他来说，这份食之滋味是上海最不可凋零的一抹亮色，否则海派文化势必随之没落。话说的有点发狠，但你要理解，一个孤独的海派人在伦敦，想起黄浦江想起白斩鸡时的那份肝肠寸断。

走过我的楼下了，并没有活得很幸福。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是如释重负吗？是感叹命运吗？好像都不是，但所有的童年少年的记忆一下子都到了眼前了。

人总是想和命运抗争的。我曾经想，当金凤每年来来回回地疲倦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的时候，她会不会想到当年她发表的作文里，早就描述了那一幕幕倒退的风景了呢？这不是就是一种宿命吗？我们这一代人，道路坎坷，生活多艰，但是在岁月的长河里每一个人又何尝不在搏击，我们自己又“何所道哉！”惟愿同桌的你在远方好好的。

金凤走了，我也很快走了。金凤走的那年七月，我顶着烈日，告别了上海，去了淮北大平原。从此少年同桌天涯海角，再也没有了音信。五十多年的岁月，弹指一挥。忽然有一天，有老同学告诉我金凤的消息，说她曾经去了东北，后来上了大学，再后来去了外交部门工作直到最后当了大使，再后来就成家立业，在北京居住，生



和谐·四季 (油画) 郭润文

金凤是我在上海读书时的同桌。我不见她，至今算来也有五十多年了。我不知道她对我还有没有印象，但多少年来，我却时常记起她。

印象中金凤个子不高，胖乎乎的，笑起来很甜美。她也不大说话，事实上在班上她并不起眼。真正使她出了名的，是她忽然有一天在上海的一家少年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她的一篇写探亲的文章。我只记得里面有一段她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窗外一点一点风景的倒退描写得很不错，挺吸引人的。

鬼使神差，我后来竟然和金凤同桌了一段时间。究竟多长时间我也记不清了，好像时间也不长。她每天端坐在我身边，我侧脸看着她，有时候会瞎想，奇怪她的脑袋瓜里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形容词呢？记得有一回我和她看连环画《西游记》里的《狮驼国》，里面说到孙悟空被妖精抓住，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像个扫帚柄”，金凤很开心，说“形容得好”。她会活学活用，后来在作文里也套用这句话来形容绑住了坏人，引得老师大为赞赏。

那时候，我什么都想和金凤比试比试。都是暗暗的。到了五年级，金凤和另外两个同学被调往其他的班级了。金凤一走，我成了所谓的“世无英雄，竖子成名”。在班上的学习直到

毕业一直是名列前茅，还当上了少先队的大队长。这样的岁月一直延续到小学升中学考试。

说实话，中考我并没当一回事，父母那时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平平淡淡的。但结果出来，我竟然考上了区重点中学，而金凤和另两位调走的同学却都没能被重点中学录取。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同时也很失望，也有一些遗憾和难过，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和金凤还有其他的好伙伴成为一个课堂上的同学了。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命运坎坷。中学才一年，“文革”就来了。我们成了老三届最小的六八届初中生。在上海被戏称为“一片红”，上海一个不留，统统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上山下乡。

有一天上午，阳光倒也很好。我在我家二楼的阳台上，忽然就看见金凤一个人远远地从东边学校她家的方向走过来了。几年不见，她明显长高了，但依然是齐耳短发，依然是胖呼呼的。她紧抿着嘴，肩上挎着个背包，大步地向631弄的大门走。她的身边好像也没有什么亲人送行。我的心猛然向下一沉，是金凤，她也是六八届，她这是要离开上海，要去上山下乡了，她会去哪里？云南？东北？她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教育即生长，是哲学家卢梭和杜威强调的教育理念。生长需要友好的环境，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今天先讲讲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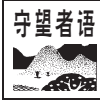
学校本应是和平的乐园，现在却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战争就拉开了序幕。有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家长们为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战，年轻的父母生了一个娃娃，就开始为学区房、好幼儿园、重点学校焦虑和拼搏了。另一条战线是孩子们为分数和升学而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愈战愈烈，没有休战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我们必须叫停这种恶性竞争，但我知道做不到，叫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停，不得已求其次，我希望至少能够加以抑制。

童年和少年是身心生长的关键时期，教育的作用是让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灵得到健康的生长。可是，我们的教育把沉重的功课负担压在孩子身上，孩子们普遍睡眠不足，眼睛近视，健康不佳。我们的教育也从来不把学生看作一个完整的心灵，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体。心灵被缩减为理性，把情感删除了。理性的核心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被删除了，理性被缩减为知识，知识又进一步被缩减为分数。这样一步步缩减的结果，造成了一种片面化的教育，所有学生都被驱赶到独木桥上，竞争怎么会不激烈呢？

我们口头上都会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们的学校里也的确开了德育、美育、体育的课程，但是，全面发展不是上几堂课就能够得到的。心灵是一个整体，

为生长创造友好的环境

周国平



道德和审美都是心灵感受生活意义的方式，唯有真正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心灵中才会萌生真实的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才会发现世界和人生的美，向往成为善良、高尚的人。恶性竞争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里，在漫长的童年和少年期，孩子们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基本上都是盼望快快长大，早日结束痛苦。教育是生活，而我们的教育却使孩子们觉得，他们在整个学生时代没有生活，生活在未来。真的到了未来，走上了社会，由于心灵的贫乏，许多人成了所谓空心人，必定仍然是感到生活没有意义。

唯分数是图的竞争不但阻碍了心灵的全面发展，而且阻碍了个性的发展。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有自己特殊的禀赋和性情，教育应该尊重差异，让每个人的禀赋得到生长，性情得到满足，成为最好的自己。可是，如果从小学开始，人的价值就被分数估定，全优生荣耀，因此而自负，差生遭受歧视，因此而自卑，其实心理都不健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分数至上本身就是不平等竞争的竞争。事实上，许多后来大有作为的人，当年在学校里都被看作差生，备受压抑。有的孩子有艺术或体育天赋，学习成绩差，为什么不该享有荣耀？有的孩子是数学尖子，语文差，全优有什么必要？我们应该淡化分数的作用，让每个学生因为自己的长处而受到尊重，得到友好的对待，拥有快乐和自信。孩子本来是最不势利的，如果不是片面的评价体系起支配作用，他们是自然而然会被彼此的长处吸引，友好相处的。

小宝和他的大鲨鱼

王明皓

大宝小宝是对双胞胎。趁着大宝小宝要上小学之前，我们全家计划好了要去新加坡旅游，可临走时女儿医院却有急事，去不成了。平时大宝黏他外婆，小宝就是黏着他妈妈的。于是这一路上失落的小宝就由我挽着走，而他们的爸爸就背着大包小包跟着。

在参观新加坡的海洋馆时人很多，不一会儿我们就走散了，只我带着小宝。小宝在这海洋馆里，穿玻璃的隧道，过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池子，有时站在巨幅的玻璃幕墙前，和里面的鱼儿目不转睛地对视着，鱼儿翩翩地游走了，小宝便也张开了手臂摇晃着身子跟着跑，似乎在与玻璃幕墙里的鱼同游……

我一步不离地跟着小宝走，看到珊瑚说珊瑚，看到海龟说海龟。先是我给他讲，后来就变成了他给我讲。我说鲨鱼在几公里外闻到一点血腥味，就会奔过来咬人。小宝说鲨鱼只有闻到了牛血的气味，才会咬人的……我问小宝，你是怎么知道的？小宝说，他是在爷爷“我们家外公也是喊爷爷的”看书的时候，从画面上看到的。他突然抬头问我，“妈妈呢？”

我明白了，那些画画书是他妈妈买的，便说，“你跟爷爷在一起，也是一样的。”小宝点点头，走着走着却突然跑了起来，跑到休息区他抱起了一条毛绒玩具大鲨鱼说，“爷爷，我要买个纪念品。”我拿过来看了看说，“它是我们国家生产的，回国爷爷给你买。”小宝把大鲨鱼放了回去，想想又拿起抱在了怀里说，“爷爷，跟着你，你不是说是一样的吗？”我沉默了一下，为了不使平时跟惯了妈妈的小宝在心里留下失落与遗憾，于是我眼眨也不眨，就把这条大鲨鱼买下了。

球王马拉多纳

曹方

秋月沧浪河汉清，白君长辞北斗明。白云愁颜满苍梧，举世哀悼思巨星。左盘右突若闪电，状如关公扫敌营。上帝之手鬼神泣，世纪进球天下惊。狂杀天下众地主，蹴鞠场上冠群英。一举捧杯大力神，煌赫流芳千载名。球王凯旋旌旗满，万城空巷举国迎。念此杳然如梦中，使人惆怅泪沾襟。



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流域，是中亚文明的摇篮之一，这里的高山河流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早在距今约30万~1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人们成群生活，从事采集和狩猎。在这一时期，人们已学会做家具和缝衣服，同时，开始形成最古老、最原始的宗教信仰体系。在这儿发现的岩画上，刻画着人、牛、羊、蛇的图案，还有永恒的象征——太阳的图案。在青铜时代，楚河地区的古代人类则过着游牧生活，兼种谷物，并从事养畜业和狩猎业。公元前7~前3世纪，楚河流域地区居民属于塞人部落联盟，已进入铁器时代，在生产、生活中使用了铁制工具，很多古墓就是这一时期的遗迹。

断，碎叶古城始建于公元5~6世纪。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碎叶古城逐渐扩建，成为大都会。

大唐贞观元年(627年)八月，一位著名的僧人玄奘，开始了他前往天竺求法的漫漫旅程。他从长安出发，大约于628年初抵达碎叶城，但见城墙周长六七里，各国商旅杂居其间。而在碎叶城以西，又有数十座孤城，

楚河流域的古代城址

田有前

时至今日，这些历经千余年的古代城址，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仍在诉说着古代历史上那些惊心动魄的如风往事。其中，最著名的城址有三座，即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巴拉沙衮城(布拉纳遗址)和新城(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

碎叶城是7~10世纪楚河流域的重要中心城镇，在中亚政治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对碎叶城遗址的发掘显示，在西城的南部发现了南北向的中心大街，大街两旁分布有房屋、水井等遗迹；在东城发现了

大片的瓦片堆积、卵石砌筑的道路，甚至还在瓦片上发现了刻写的汉字，推测有可能是大云寺遗址。

巴拉沙衮城约建于10世纪左右，曾是西辽的国都。巴拉沙衮城拥有完善的城市供水系统，城中发现了陶制供水管道长达数千米。建于10~11世纪的具有军事瞭望塔功能的布拉纳塔是该遗址唯一保存至今的建筑。砖砌塔身上雕刻有精美的花纹，塔内有螺旋形楼梯可以登顶。城址中心的高台经过发掘，推测可能是宫殿建筑遗址。

新城是楚河流域最大的古代城址，在《婚姻契约》中第一次被提及。2018年以来，中吉两国科研机构联合对该城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局部发掘认为，该遗址的宗教和民间建筑融合了多元文化特色，是见证丝绸之路发展轨迹的重要遗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也包括了楚河流域的这三座城址。

小小陶罐，成了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十日谈

西域考古笔记 责编：徐婉青